

蔡明亮 × 梁基爵

有無之間，言外之意

「不要管我，不要討論，不要溝通；你要跟我，不是我跟你。」電影導演蔡明亮忍着笑拋出了幾條不近人情的合作鐵則，坐在他旁邊的香港音樂人梁基爵卻露出了然於心的笑容。今年的新視野藝術節，這兩位不同範疇、不同代際的創作人湊在一起，打磨媒體裝置音樂作品《一零》，勾起了人無限的好奇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圖：Dan Ho@Secret 9 Production House 攝

香港新視野藝術節提供



《一零》

時間：10月28日至30日 晚上8時
10月29日、30日 下午3時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■蔡明亮（左）與梁基爵



奇怪的合作如單戀

幫羅浮宮拍電影，到美術館辦展覽，與新媒體平台合作短片集，曾憑借《郊遊》獲得第70屆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與第50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的蔡明亮，不斷變換創作的場域。但不管怎麼變，哪怕是拍廣告，他的個人風格仍然凌厲而任性。通常個人風格如此突出的藝術家，不是那麼好合作的。可不是，這次為新視野藝術節創作作品，他半開玩笑地放出話來：「這個演出你（梁基爵）是導演，我只是你的一個素材。但我把自己看作很珍貴的材料哦，我是鮑魚——你不要煮鮑魚？要有自知之明哦！」面對這麼簡單直接又奔放「無情」的前輩，想來梁基爵「壓力山大」，沒想到他只是低頭頑皮地笑，卻無怯意——這個招他竟接住了。

一開始，是黃耀明的牽線讓不相識的兩人湊在了一起。「我都忘記了為什麼答應了基爵。」蔡明亮說，「我的影像平時也不用音樂，也很難用音樂，用不上，要麼就over要麼就沒效果。我也喜歡影像自己說話，影像自己就有音樂性。」一直以來有很多人自告奮勇要為他的電影配樂，他多是一聽，沒什麼感覺，就沒有了下文。「必須要原諒我，我年紀大了，對東西的接受度有限，所以當時很奇怪我同意了基爵。」他想了想，「很可能我也想玩，但我又怕和別人一起玩。」於是才有了那聽起來有點變態的「四不」合作規定。「基爵比較了解我，這是很奇怪的合作，單向的了解，就好像他不管怎樣一定要娶我一樣。那這個遊戲會有趣。而且我會倚老賣老地說：因為我老了，跟不上你，所以你要跟我、等我。我們就用這種方式來合作。」

導演，你這麼任性，就不怕嚇走年輕人？梁基爵說，最初蔡明亮拋給他的幾條影片，全是

靜止的畫面。「我就問他，會不會有一些動的畫面呢？導演說：沒有……」蔡導還要再補刀：「我說，沒有！你怎麼好意思問我！」梁基爵哭笑不得：「第一個感覺是：死了，怎麼辦？一個不動的牆，我要怎麼做作品呢？想了好久，也用不同的方法去看，導演間也會把他背後的理念滲點滲點給我聽。從中才覺得，不是哦，原來這個東西很勁，勁在前無古人，而且背後的理念很破格。他運用一個會動的媒體藝術，用一個不同的感覺，去重新定義這門藝術。從他的作品中我想到很多關於時間的東西，其實音樂也是如此。這兩樣東西的關係被重新定義了。導演其實是設定了一個框架，讓我在裡面做發揮。」

山中的影像

看似任性，背後其實是有清晰的想法。蔡明亮只是不喜歡去解釋，「我不喜歡標準答案」，再說，點破之後又有什麼意思？他希望梁基爵先去感覺，先去想，如果沒有感覺，何必勉強合作？

他拍給梁基爵的影片，主題只有三個——廢墟、小康、牆。「我和他說，這三個是我目前生活的全部，他就懂了。」幾年前，蔡明亮搬到山上住了下來，周圍沒有人家，宛若廢墟。「有點像是蘭若寺。」他笑，「但是很舒服，後院是山谷，可以看到遠處的山。我回到很安靜的生活，每天在這個廢墟進進出出。自從搬到山上就不愛出門了，也很少看電視和電影，就做自己想做東西。每天早上的生活就是煮咖啡，做早餐，掃地，沒了。我就坐在那裡看山，一樣的山，但每天都一樣的感覺。於是有了很多的想法，我原來是住在鄉下的，原來人生走了一大圈，又回到同樣的地方。」

與他合作了二十多年的演員李康生因為近年

在山上養病，變成了蔡明亮生活中每天看到的人，自然也出現在影片中。至於牆，「每天看着那牆，我想，牆保護着我，又讓我和這個世界有些距離。」把自己的生活現狀拍進影片，再傳給梁基爵，連蔡明亮也覺得好奇，「我的球做好了，丟給你，你會怎麼玩？」

梁基爵到山上拜訪，忽然便有些明白了蔡明亮影像中的言外之意。「正如他說他覺得影像不是影像本身，有很多影像外的影像。對我來說，他的影像中，李康生為什麼要睡在那裡，為什麼要走，理念也是用最minimal，最直接的形式去呈現。那我們不如就做最極致的簡單吧——和零，有和無，就用這個簡單元素去發展。」

創作的主题，最初是由「快、慢」來發想。「導演的電影節奏常讓人覺得很慢，我卻經常做一些很科技、現代的東西，給人的感覺是很快。但後來導演覺得，快和慢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。我又回去看他以前的電影，重新想。後來覺得他現在相信的東西、拍的東西，都是一些很簡單直接的東西，簡單到只有有和無的分別，理念也是用最minimal，最直接的形式去呈現。那我們不如就做最極致的簡單吧——和零，有和無，就用這個簡單元素去發展。」

顛覆表演空間

整個演出將顛覆文化中心劇場的表演空間，劇場被分成不同的部分，有些部分類似展覽，放置不同的裝置；有些部分需要觀眾走來走去到不同地方，甚至需要做出選擇來得到不同的體驗；有些部分則是表演。「所以整個劇場，既是裝置，又是音樂會，又是演出的場地。」梁基爵說，他將用不同的方式去重新詮釋、呈現蔡導的影像。在音樂的創作上，還邀來王仲

堃設計新樂器。「我經常想要怎麼做出些新的音樂，也一直有一個理念是新的樂器是為了新的音樂的。這次的表演形式包括一種展覽的感覺，所以現場的每樣東西都不可以如普通演出般被遮掩，每一樣東西都要設計得很細緻，因為觀眾可以走來走去近距離觀看。王仲堃的設計很仔細，很detail。再加上蔡導的影像很多是從大自然中來，樂器也會由此來尋找靈感。比如王仲堃會做一個東西，從風中產生能量而產生聲音。還有另一個裝置，因為地心引力產生能量而發出聲音……這些都是蔡導啟發我的。」

蔡明亮說，對於影像他有自己清晰的想法，但對音樂，他放手由梁基爵去創作，唯一的要求是用比較好的規格來呈現影像質感。「場地不一樣，呈現出來的質感就不同。只要規格好，用什麼素材我不管。比如《郊遊》，當時我們是用紙來投影的，不是光滑的紙，可能是一張爛掉的、用過的紙，但變成大螢幕來投影時，和戲院裡看到的很不一樣。那些皺褶產生不同的肌理。電影不只是拍一個內容，還呈現一種質感。之前我在台灣的展覽，裡面的《無眠》，把一個影像投影到銅板上，出來的效果很像底片，很好看，但它又會反光，整個空間被反得很漂亮。基爵可以玩很多東西，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音樂，他怎麼去呈現音樂，這是首位。」蔡明亮開玩笑說，自己的片子節奏緩慢，剪片時常剪得自己都快睡着，要是梁基爵的音樂也不勁爆，觀眾可能會睡着。「其實都不重要，他憑他的感覺去做音樂，我就很放心。我其實也不管觀眾的，你睡着就睡着，反正你已經付了錢了（笑）。你來看的是個表演嘛，不是來吃一個罐頭。尤其是藝術節的觀眾，我是很有信心的。」

而且，偶爾看一個不一樣的東西，多好。

敢觀舞台

文：閻一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閻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舞蹈交流 埋下創作種子

一連兩個月，先後跑到不加鎖舞蹈館的辦公室暨排練室兩次，為的是兩個交流活動的展演——一次為去看由上年西九文化管理局表演藝術舞蹈部門主辦的《新作論壇：肢體和聲音的舞動與敘事》工作坊延伸的「半熟」成果，一次為十二月該團與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演出的「頭盤」，看到了文化交流持續發展的可能性，以及不加鎖藝術總監王榮祿積極拓展本地舞者與海外人士交流。

在去年九月的《肢體和聲音的舞動與敘事》工作坊結束後，不加鎖舞蹈館與主持工作坊的法國勒拉佛爾—諾曼國立舞蹈中心之總監及編舞艾曼紐·汀開展了一個藝術協作計劃，在今年年初王榮祿與四位曾參與工作坊的舞者，到了法國與艾曼紐·汀開展了兩個星期的第一階段創作排練，七月中她則重臨香港，在排練之餘再舉辦了這次第一階段排練成果的展演。

演出前，艾曼紐·汀還提醒大家這是未完成的作品，表演的都是碎片而已。其實觀眾都是圈內朋友，都知道看展演或進行中的創作(work in progress)，看的是創作的過程，編舞與舞者如何工作，如何挖掘主題或動作，與看正式演出時看創作者想要表達和探討的主題和思想，心態不同。

開始時，工作坊時見過的，那熟悉的，以膠紙貼成的四方框再次出現。李嘉愛、黃翠絲、李健偉及丘展誠分別站在四角/邊，然後艾曼紐·汀一聲「開始」，他們四人便輪流說出一些指令：七、人鏈、跳、卡拉OK。每次說完，大家便按指令走到框內行事。喊出「完成」兩字之後，各人就會走回框外。期間有人做錯，也有人因此不开心而發怒離開。看着看着，就叫人想起兒時遊戲「大風吹」，玩法一樣，但

「有效」的指令前面一定要有「大風吹」三字，聽假指令而動了的就輸。艾曼紐·汀其後解釋這次創作的構思來自等同「大風吹」的西方遊戲「Simon Says」。

大約一小時的展演，像看一次排練習作。他們在「玩」的過程中，有時認真，有時又似乎有點兒戲，失手的場面叫人狐疑是真還是假，而其中的發火場面，就顯然是「做戲」了。

以日常生活動作入舞，製造一個處境去看當中人如何自處和與他人的關係，去看舞蹈之意義，似乎是艾曼紐·汀想要探討的主題。而且，演出的不僅是一個舞者，也要能演，甚至唱。這次艾曼紐·汀與團隊的排練過程，就是通過這樣的遊戲方式去尋找真實與虛構情緒之間的平衡，在真與假之間體現藝術的本質。這次看到些端倪，但還要待十月法國排練後，明年一月及五月在法國及香港演出時才會看到正式成果。

由去年十月到明年一月——四次排練期之間可以有一段沉澱的時間，讓一切發生再經大腦慢慢咀嚼，為期年多的醞釀時間在香港來說是奢侈的，但其實這樣的創作過程才是正常和必須的。

八月去看的是由日本組合nmatu-posu在主持了四天工作坊後，與學員一起示範的展演。nmatu-posu的名稱原來是反轉英語中的「sportsman」，名字已顯示了三位員的體育訓練背景，他們通過如人形剪紙、捏膠樽等許多不同又簡單的遊戲，去刺激學員對動作的思考，通過體育去實踐身體的律動的可能。當晚除了向觀眾示範了一些展演的成果，也介紹了他們藝團組成的理念：就是透過身體的舞動，

不加鎖舞蹈館與編舞艾曼紐·汀展開了藝術協作計劃。



■日本組合nmatu-posu主持了工作坊後，與學員一起示範展演。

攝影：Elsie Chau 不加鎖舞蹈館提供

去抒發一己之思；他們不是要探究什麼大道理，而是透過這些訓練，發揮身體的潛能。展演完結後，他們與觀眾一起玩起來：很簡單的由一至五的組合遊戲，便玩得大家笑不停，親身感受到他們怎樣將快樂與舞動緊扣在一起。這套方法其實很適合在學校運用，讓中小學生在快樂中學習。

參加這次工作坊的有機會參與不加鎖舞蹈館與nmatu-posu和香港舞蹈團合作的「八樓平台」演出，與nmatu-posu成員、不加鎖及香港舞蹈團成員一起展開創作，讓學員有機會實踐工作坊所學，很是難得。

艾曼紐·汀及nmatu-posu兩個工作坊及展演風格及類型都很不同。正如之前曾撰文提及，王榮祿在自己舞團的空間進行不同的工作坊及小型試演，讓自己及其他人接觸不同的創作理念及模式，對舞團甚至舞蹈界的發展都是好事。

《趙氏孤兒》 再現傳統文化精髓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朱熾 北京報道）一場震撼的「忠義」之舉，一部不朽的傳奇佳話。作為國家院團演出季展演劇目之一、中國歌劇舞劇院2016年重點劇目——舞劇《趙氏孤兒》上月在保利劇院公演。該劇以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本，再現忠、孝、信、義核心價值

理念，圍繞着程嬰救孤展開，通過趙氏孤兒的命運發展，展現出程嬰、屠岸賈等一群人的關係脈絡，彰顯以程嬰為首的救孤壯士大忠大義、捨生取義、不屈不撓、敢於獻身的精神。

趙氏孤兒事件最早記載於《左傳》，在宋元之際被改編成劇本《趙氏孤兒》，從此廣為流傳，幾乎婦孺皆知。《趙氏孤兒》無疑是一個催淚的故事，趙氏家族遭奸臣

屠岸賈滅門，唯一的骨血被託付給門客程嬰，為了保全趙氏骨血和全城嬰兒，程嬰可謂是「單叛親離」，從此走上了一條千秋忠義的漫長路。

中國歌劇舞劇院負責人透露，在舞劇《趙氏孤兒》中，希望用肢體語言展現出程嬰接受莊姬託孤時的「一諾千金」、犧牲至親骨肉的「義薄雲天」、撫養孤兒長大的「孤心血淚」和終生保護孤兒的「行為敬仰」。此次舞劇在創作上運用了中國古典舞「擻、傾、圓、曲」傳統身法對接現代藝術手段，同時又通過舞美、燈光先進的科技手段彰顯人物性格，從美學色彩方面鮮明地刻畫出人物內心情感，使每一個段落更加生動。



■中國歌劇舞劇院《趙氏孤兒》劇照

朱熾攝